

杜

臆

12

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臆

《杜臆》前言

顧廷龍

今年（一九六二）是我國偉大詩人杜甫誕生的一二五〇周年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特將研究杜詩最有發明的一部著作——明末王嗣奭的《杜臆》，根據上海圖書館所藏稿本景印問世，以爲紀念。真是學術界的一件盛事。

（一）

王嗣奭的生平行事，沒有找到詳細傳記，今從《密娛齋詩集》、《續甬上耆舊詩》、《鄞縣志》諸書中，鉤稽所得，

述其大概如右：

王嗣奭，字右仲，一字於越，別署有遙集居士、鄞塘田叟、拙修老人、偶翁、艱貞居士等。浙江鄞縣人。嘉靖間都御史應鵬的從孫。世居甲邨，是一『平原廣野，山明水秀』之鄉。他有時自署甲邨里人。少有異才，擅文名，爲余寅所賞識。萬曆庚子（一六〇〇）中鄉舉，壬寅（一六〇二）夢杜少陵於草堂，解衣沽酒，相對談詩，作五古一首。這是他嚮往於詩聖最早的一首歌詠。戊申（一六〇八）丁父憂。始遍閱古人詩及杜集，覺有會心。庚戌（一六一〇）有平陵之游。癸丑（一六一三）應禮部試不第，落魄羈都下，越一歲所。游馬蘭峪，作《出塞》及《塞上卽事》諸詩。莆中名士黃光（若木）讀之，擊節稱賞，謂得少陵胎

骨。甲寅（一六一四）赴吏部謁選，署浙江黃巖教諭。丙辰（一六一六）病瘧，久不瘳。丁母憂。丁巳（一六一七）準備再應會試，訪友資助，先赴撫州、東官，經英州度歲。戊午（一六一八）北上補官，兼赴禮部，至曲阜，謁孔子廟。己未（一六一九）六月，赴浙江宣平教諭任。復閱杜集，欲精選一帙，附以箋語，業已寫了弁言，但全書沒有完成。天啓元年辛酉（一六二一）升江南宿遷知縣。甲子（一六二四）被劾，左降福建建州經歷，除日離宿遷任。乙丑（一六二五）歸家，適值初度。丙寅（一六二五）補幕富沙，仲冬代署建安、順昌事。丁卯（一六二七）分考福建鄉試，秋署松源事。崇禎元年戊辰（一六二八）補永福知縣。與曹學佺、徐燾、徐勳、董應舉等時相唱和。永福地臨大谿，

有運米出海者皆倚巨室爲護符，嗣奭嚴加禁止。吏部郎邵捷春作書疏通，嗣奭復書力言不可。捷春謝過。自是無敢干禁者。又力卹鹽商之困。百姓爲之語曰：『王明府好官，惜不會得錢耳。』（據《續甬上耆舊詩》卷四十四）庚午（一六三〇）分考福建鄉試，並分試武闈。辛未（一六三一）立春赴省。冊封琉球使者遣官至輔弼洋採取桅木，鄉民震恐。嗣奭躬往相視。水陸險阻，無路可出，作詩曉諭委官，這事才得停止。癸酉（一六三三）升知四川涪州事。三月晦日送春，自閩回家。八月望日蒞涪州任。甲戌（一六三四）八月，因與上官齟齬被劾，往回成都聽勘，作《憶昔》詩，夢訪少陵於浣花草堂。乙亥（一六三五）聽勘，至錦官亭，過浣花草堂，瞻拜少陵遺像，宛如夢中，作《浣花草

堂》二首。回涪羈候聽旨。偶得杜集，諷以遣日，間用箋語。憶舊箋茫如，而暗合尚多。丙子（一六三六）羈涪候旨，成都葛司理詢知其枉，對州守談及，不無覲顏，第曰：『怪此公傲耳。』作《兀傲行》。是冬戍遣歸浙，置會稽。年七十矣，猶執贄於戴山劉宗周之門。喜曰：『吾以罪失官，卻以罪得學，可謂失魚而得熊掌者也。』與宗周論性善惡。甲申（一六四四）九月望日，始著《杜臆》。乙酉（一六四五）正月初度，撰寫過半。端二日竣事。冬日，撰《管天筆記外編》。丙戌（一六四六）重九次日，覆閱《管天筆記外編》。秋仲再閱《杜臆》，稍有改補，季冬又閱過。有司迫遣登舟見清貝勒，至慈水，乘潮逃去，信宿而還。自言『人生不幸至此，但有祈死而已，予則反祈不死，或猶見中興』

之日。』其倔強如此。時方注杜詩畢，曰：『吾以此爲薇，不畏餓也。』戊子（一六四八）卒，年八十三。

至於嗣禎的生年，考《萬曆庚子同年錄》云：『甲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』，但據《杜臆原始》則稱：『乙酉年已八十矣』，《萬曆戊申余生四十二年矣》，又崇禎己卯《密娛齋初集自序》云：『今年七十有四矣。』乙亥《壽大兄八十》詩云：『七旬之第八旬兄。』由此推算，當爲嘉靖四十五年丙寅生。《八十生辰詩》有『少陵千載同心事，遺集新箋一半多。』自注：『方著《杜臆》未竣。』據此，生日在正月，已成一半多，又三月而告竣。此詩確爲乙酉所作，完全符合。可知《萬曆庚子同年錄》所記的年歲，當係循俗例報小的。至全祖望言『丙戌年八十』，則可能是舉成數言之。

嗣奭一生，生活在艱苦的年代，但對國計民生關懷很切，有不少地方和少陵相似。尤其是嗣奭在甲申以後，具有強烈的民族氣節，如有司迫遣登舟朝見貝勒，乘潮逃返。當時寫了一系列對清朝堅決不屈的詩歌。如《郡縣奉文嚴催合郡鄉紳赴武林朝見貝勒，余不欲往，賦此擬投當道》云：『皮肉空悲衰朽人，願將朽骨報君親。兒曹勉奉周官法，老子甘爲洛邑民；心血未枯凝作碧，鬢毛雖短保如珍。首陽倘許夷齊臥，王翰堪教罷卜鄰。』表示不赴杭，不薙髮。又如《檄使守催啓行，舟次書懷》云：『富貴不如貧賤好，尚平豈獨遠人情。也知世亂言當驗，直到身嘗意始傾。何路還堪訪岳去，此身那得朝王行；錢塘江底尋胥老，才說分明死勝生。』此爲被迫同行，而有一死報國之心。又

如《遣懷》第八首云：『傷時自恨死不早，轉念又祈增幾年，萬一真人來白水，尚堪含笑及黃泉。』更表達了對於光復的渴望。這樣一位博通文史、抗節愛國的學者，確是值得表揚的。

(二)

《杜臆》爲嗣奭卅七年精研杜詩的結晶。經過了六十六年的祕藏，直到仇兆鰲採撫精義，收入他所撰的《杜詩詳註》，而名始顯。兆鰲對此推崇備至。《詳註》鈔本《歷代名家評註杜詩姓氏》王嗣奭下云：『著《杜臆》二十卷，發前人所未及。』又《詳註》刻本《凡例·歷代註杜》云：『宋元以來，註家不下數百，如分類千家註所列姓氏，尚百有五十人，其載入註中者，亦止十數家耳。……各有所長。其最有

發明者，莫如王嗣奭之《杜臆》。』這樣一部好書，過去竟沒有流傳，真是學術界的憾事。

嗣奭自以爲是少陵知己，現在看他的闡述，確是能把握少陵愛國的襟懷，總括地描寫出來。在《管天筆記外編》中有一則，說得比較清楚：

杜少陵自許稷契，人未必信。今讀其詩，當奔走流離，衣食且不給，而於國家理亂安危之故，用人行政之得失，生民之利病，軍機之勝負，地勢之險要，夷虜之向背，無不見之於詩。陳之詳確，出之懇摯，非平日留心世務，何以有此？杜之詩，往往與國史相表裏，故人以詩史稱之，豈足以盡少陵哉！

如果不是對少陵生平和作品作過深刻研究，是不能有此體

會的。

這部《杜臆》原稿是解放後書友郭石麒在鄆縣收得的，現在歸上海圖書館收藏。曾經南北圖書館傳鈔了數部，於是得見全稿的人稍多。

《杜臆》原稿十卷，分裝五冊。每冊扉頁有嗣爽手題書名及冊數，以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爲序。卷首又題覆閱次數及檢校歲月。此稿係付次孫孫日所寫清本，而又經手自校改。每冊各附補一卷，則均係親筆。至於爲什麼這樣命名，則在《杜臆原始》裏說：『臆者意也，以意逆志，孟子讀詩法也。』它的撰述時間，據《原始》說：『偶翁王子嗣爽著《杜臆》十卷，始於崇禎甲申九月之望，竣於乙酉端二日，年已八十矣。』又稿本題識有『丙戌秋仲再閱一過，稍有

改補，季冬又閱一過』字樣。從完成時間看，從編寫經過看，這應是最後定本。此稿覆閱完畢，年已八十，又二年而逝世。年已篤老，似難再有很大的更動。後此公私藏家的目錄中都未見著錄，在《杜詩詳註》以前也未見引用。在覆閱後，還有《杜臆脫稿覆閱漫題》詩云：

佳句死耽憐性僻，臆箋遙溯快情真。每詮苦境苦

到骨，及疏愁腸愁殺人；論事迂疏史臣陋，（《新唐書》論公好論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。）逢時轉軻皇天仁，學詩聞道企游夏，鍊世得仙輕惠詢；蒿裏從來遺憾少，草堂一夢晤言親，已招稷契作前輩，應許偶翁爲後身。

（《續甬上耆舊詩》卷四十四）

這樣一部大著作，僅僅七個月工夫就寫成了，一方面

由於三十餘年的蘊釀，胸有成竹，想必有一批再批的本子作爲基礎（嗣爽讀書好評批，上海圖書館藏有其手批《唐詞紀》一種），另一方面也正說明了他的勤劬著述，毫而不衰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：『夜披枯腸作真人想，朝拈枯管作蠅頭書，八十老人不知倦也。』

還有一點值得討論的，便是仇兆鰲《杜詩詳註》採引《杜臆》，文字和此本頗有異同。按《詠杜附編》識語云：

余近纂杜註，聞王氏向有《杜臆》一書，從林非聞先生齋頭得授鈔本，集中採錄，鉅細不遺。林先生素與右仲爲詩文故交，各以名節相砥，林公隱身高尚，六十餘年，樂道人善，蓋至老不衰也。

據此：仇氏所據，當係從原稿傳錄得來。按：林非聞，名

必達，一字不巖，鄆縣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官行人，魯王監國乃就職越中，進御史。丙戌方按汀州，清兵破仙霞關，欲從監國航海，又不遇，遂歸。清廷徵召，固辭不出。《鄆縣志》有傳。必達與嗣爽同爲遺民，氣類相投，林氏借稿錄副，是極可能的。

但這裏存在着一個問題，如係原稿副本，何以文字頗有異同？是不是林氏所據乃係更後的定本呢？依我推測，其不同的原因，可能有兩種：一是經仇氏加以潤飾和總括；一是據另一稿本錄存，而不是從此本所出。

關於仇氏的潤飾和總括，有什麼根據呢？上海圖書館藏有鈔本《杜詩詳註》一部，全書二十四卷首一卷。宣紙黑格，版心刻有書名，黃綾書面，金箋題簽，爲潘氏滂喜齋舊

藏，相傳爲進呈前所錄副本。進呈表所題年月爲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與疊經修訂到康熙五十年刊成的定本，變動是很大的。《詳註》的鈔本和刻本往往有差異，例如《新安吏》一首鈔本云：『借問二句，公問也；府帖二句，吏答也；中男二句，公復驚而問之也。』刻本省作：『借問二句，公問詞；府帖二句，吏答詞；中男二句，公歎詞。』又鈔本云：『無丁，無餘丁也，夜帖早行，催行急也。』刻本作『更無丁，言豈無餘丁可遣乎？夜帖早行，守城急也。』又如鈔本『泣血，有涕無聲也，臨別則哭，既行則悲，下語斟酌如此。』又云：『子儀時已進中書令，而仍稱舊官，蓋功著於僕射，而御士素寬，此熟於人口者，故就其易曉者言之，使無所懼也。』刻本無泣血注，有歸軍注作『此不言軍敗而

云歸軍，亦諱之也。子儀時已進中書令，而仍稱舊官，蓋功著於僕射，而御士素寬，此就其易曉者以安之也。』又刻本於引文改動之外，於『見骨天地終無情』句下增引『就中男內，看他或瘦或肥，有母無母，及同行送行之人，一齊俱哭，而以哭聲二字括之，何等筆力。下不言朝廷而言天地，諱之也』一條。從以上的例子看，說明仇氏《詳註》所採《杜臆》之說，在鈔本和刻本兩者之間，有顯著的差異。這似乎不是所據底本的不同，而是出於仇氏加工的結果。

我們再拿《杜臆》稿本來核校：

新安吏

此詩爐錘之妙，五首之最。縣小無丁，言無餘丁也。此問吏語。府帖昨夜下，次選中男行，此吏答語。